

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诗意妙曼的桃花源,有时不经意的一处风景,一首歌,就会像电光火石般在心头擦出璀璨火花。正如钱红丽说的“一部《诗三百》永远地立在那里,含蓄之美滋养一代代人”。在这个仲夏之时,我的思维穿行在唐宋的茅屋幽草间,犹如打开千年前关于夏天的纷纭往事,与古人互通的情感叠合,品读这些闪烁着千年光芒的妙语锦句,犹如在炎夏听闻林间清泉之音,燥热忧烦如浮烟散去,幻化成缕缕清风,让舒爽清凉在心间缓缓清。

诗情悠悠仲夏时

□李仙云

“菱浮萍绿锦池,夏莺千啭弄蔷薇。尽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这位晚唐笔力峭健的诗人杜牧,细品他的诗,犹如打开了一幅古雅的“池塘夏日图”。在那座清幽闲静的齐安郡后池,雨丝霏霏飘落,诗人胸中虽有被谪贬黄州之落寞,但自然山水皆有情,又是那般知心解意。那花草微雨,夏莺鸳鸯,在静美中似乎都化作“树洞”,在抚慰和排遣诗人的踌躇与怅然。三角形的菱叶露出水面,乳白色的花儿在悄然绽放,雨丝轻洒于浮萍之上,如一粒粒细小的珍珠在滚落。那穿花拂叶的夏莺,在朵朵蔷薇间婉转脆鸣,连叫声都挟着沁人花香。一身红色羽衣的鸳鸯,在池水中卿卿我我,相依相偎,真不知它们要撩起这位风流才子多少对继续往事的怅惘。

“绿槐高柳咽新蝉,薰风初入弦。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然。

阳台听雨

□沈成武

雨是早上七点多下的,其时我正处在半梦半醒的回笼觉中。凌晨四点,叽叽喳喳的鸟鸣差点挤爆窗玻璃,被惊醒的意识处于清晰与百无聊赖的状态,后来在辨析每一只鸟儿鸣啾声线的努力中又渐渐趋于模糊。雨在潇潇雨歇,不能“驾车踏破,贺兰山缺”,故有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之叹;润之先生东临碣石,看“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顿发“往事越千年”之慨。看雨其实是看雨中之景,需要的是意气和胸襟。我不看雨,因为在阳台上实在看不出新景象。

太过熟稔的景致,往往不如不看。我住的房子劈山而建,位于小区最高处。山从楼房右边绕过去,环成一条山谷。阳台正对着这条山谷,家在五楼,算得上山景房,是适合观景的。楼房前面是一道满是青苔的围墙,楼房与围墙之间有一小块隙地,我称作“野墅”。一楼的同事见缝插针围了一个小花圃,月季、山茶之类常常拽去我的目光。这一阵雨疏风骤,怕也是绿肥红瘦,徒增唏嘘,不看也罢。

围墙外面是一围青山,以人工种植的杉木为多。我住进新房头几年,看见杉树一棵一棵倒下去,房子一间一间冒出来。萦绕在房子四周的山道上,人影不断,卖烤鸭的胖大姐,拾破烂的老奴,打工的年轻人,开荒种地的老汉……当山谷中的“城中村”被打造出来之后,规模受到控制,不再有人砍杉树,新搭建的房也被掀掉了屋顶,残垣断壁成了人家的鸡舍豚圈。山谷中有一座教堂,半山腰上还有一座佛庵。缥缈的炊烟和树梢间时隐时现的幕墙飞鹭,尽管如牧歌般擦亮我的眼眸,可四周弥散的难闻气味,似乎可以看得见。雨中景象更加不堪,是不忍看的。

雨是我喜欢的上天赐予的精灵,也是熟稔的,既然看不得,只好听了。我一直认为阳台听雨宜夏,其他三季皆不适。春雨如丝,听之无味;秋雨萧瑟,听之愁煞;冬雨凛冽,听之寒彻。夏季雨倾,或如约而至,洋洋洒洒;或倏然而至,飒然而止。如今早,那一刻鸟雀唤晴,那一刻雨脚如麻。

听雨的好处在于耳之为用,念之

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东坡先生的词总是这么随性恣意,端雅清丽,这分明就是两幅动感十足的“初夏闺情图”和“庭园野趣图”。我神思如临其间,隔窗静望那浓荫密匝的绿槐和随风轻曳枝叶的柳树,蝉儿在树梢间聒噪狂鸣,清风逸逸凉爽。纱窗之下,沉香氤氲袅绕,床榻上香梦正酣的待闺女子,被一阵落棋之声扰醒。庭院中,小荷迎风摇曳,石榴花开得“浓情似火”,那俏丽女子顿生情致,索性纤手端玉盆在池边嬉水,而她的心也如“飞珠溅玉的水花”般轻盈喜悦。惊叹于苏轼的绝妙笔力,寥寥数语,一个娇俏清丽的女子就活脱脱跃上眼前。

“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诗仙李白,难怪康震教授说他“是窗外一阵清风,只要他愿意,就可以飞越重重关山,飞向他想去的远方。”他用如此悠然不羁的方式,裸露着身子在青翠的树林间,脱下巾巾挂于石壁,舒心惬意地在夏日山中,任由凉风拂过肌肤,在那个“动作庄,衣冠正”的年代,敢不为礼法所拘,旷达潇洒的“裸袒青林中”的,也只有这位思维无疆的浪漫诗仙了。

白落梅说:“时间是鹊桥,让我们重见隔世的光阴和月色。”酷暑盛夏,身体犹如被裹挟在一股无形的热浪中,如梦魔般燥热难耐,一声声蝉鸣似在阵阵嘶喊“热热热……”,在汗水披沥中,静读细琢那一首首关于盛夏的古诗词,犹如丝丝缕缕的凉风从心间拂过,若说望梅可以止渴,那品读古诗词,也是最好的消暑妙方了,心静方能身凉。

行行复行行,一个人踽踽独行,走出的是寻寻觅觅;一群人结伴而行,走出的是去去留留,一代代人前赴后继,走出的是一方水土。此地,一位高僧走过,就有了南泉禅风;一队商人走过,就有了徽商古道;一群矿工走过,就有了矿山井架……

一族一村落

往山里行,沿流水走,有种追根溯源的感觉。沿途翠峰丰腴,一河婆娑,恍若进入鲜活的水墨画里。渐渐,徽派古建筑青衣灰袍地迎面。村落寂然,少有人影。车停,便见一座坐西北朝东南的祠堂。八字外墙由大青砖砌成,马头墙从小瓦屋顶中耸起。入门楼,从前院、前庭至天井、享堂,仅数十步,却有时间的幽深之感。前厅上挂“忠爱堂”匾额,前庭、后厅各有南北两排八根木立柱,享堂设有祭台,天井照例

有着“四水归堂”之意,而墙面、青砖、木构都已时光中剥蚀了。这是南泉村岭山吴氏宗祠,始建于宋代,数次受损,多次原貌修复。这里原为供奉吴氏列祖列宗牌位之地,在某个年代却是大食堂的所在,后又成为学校。不知何年何月,一吴姓人乘此扎下根来,开枝散叶,遂成一村落。吴氏有祠堂,有家谱,编修于1917年的线装《吴氏家谱》共16册,记录了吴氏宗室从宋末至中华民国六年近九百年的历史。宗祠历斑驳时光而苍然,唯有“水源木本、百世其昌”之风尚存。

村中有塘一方,塘里廊桥九曲,有亭翼然。走在村中,一路旧石旧墙、青砖青瓦,日光跳在屋檐、门当、木门上涂起一抹夕阳的暖色。所见古民居均为徽派屋架,木雕窗棂,小瓦盖顶,大片石立脚,木柱穿方立在石墩上,偶有雕花的基础石和磨得光亮的青石板。走走停停,忽见一古井,低于街面约一米。沿石级而下,井口未围石栏,有野草丛生。据说,就是这口井养活了南泉的祖辈,当时南泉村的房屋都围绕着古井而建,井水清澈



野渡 吕达余 摄

铜山行

□朱斌峰

纯净,冬暖夏凉,是村人的饮用水源。在背井离乡的游子心里,“井”何曾不是乡愁的“泉眼”?

“一村一姓一家人,一口古井饮一村”。一个人留下了,就是一个族。一口井打下了,就是一个村。幽光沉静的古村落里,古井、月池、临塘而建的磨坊,有着人间烟火的可喜,也有着瓜瓞绵绵的可亲。

一石一矿山

有山,就有人登山,就有人下山。走进以铜命名的山,却未见登山人下山人,只见一座矿山从岁月深处穿越而来。顺着香樟树荫走在街上,可见邮局、银行、学校,可见两边墙上美工字体写就的标语,可见高耸的井架、苏式风格矿工俱乐部,还有一排排仓促杂乱的平房,攀上了爬山虎……不知从何时起,这座矿山在风雨中沧桑起来。

此地山岭间,留有废石和古掘迹,散布着砾渣,那是先人在此采冶铜石留下的星火云烟。而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南泉村附近的小山被探明蕴藏



有大量铜矿石,宁静的小山村便陆续有矿工而来。一批批工人以军队转业、学校分配和招工等形式,从四面八方聚来,走进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在此采选铜矿,先是露天开采凿山不休,然后立起井架深入大山深处,让山岭间马达欢鸣,机声鼎沸起来,让一卡车一卡车的矿石从大山里运了出来。于是,老选厂屹立山顶,墙体错落而上;尾沙库形如湖泊,水面烟波浩荡;露天坑采空塌陷,裸露大地之眼……矿工们在此安身立命,生儿育女,五方杂处,口音相混,却让一种大饼成了共同喜爱的早餐。他们曾在矿工俱乐部唱响《咱们工人有力量》,在灯光球场上打篮球友谊赛,而今却像露天电影散场后,在红砖平房的墙根下晒着太阳,想着远方的儿女。

人在大地上迁徙,一群人因铜而聚,把这里当成了故乡。而斑斓的铜色中,层层叠叠的矿石堆垒和沉积着聚散、激情和兴衰。

行行止止,所行何处? 此地有村、有矿、有禅寺,名铜山。

“一村一姓一家人,一口古井饮一村”。一个人留下了,就是一个族。一口井打下了,就是一个村。幽光沉静的古村落里,古井、月池、临塘而建的磨坊,有着人间烟火的可喜,也有着瓜瓞绵绵的可亲。

菱梗

□董改正

南方多河汉,水中多菱芡荷藻,多开花,结实,实有莲子、芡实、菱角之属,都是水产中的良品。莲的嫩根为藕带,长粗了便是藕。芡实的杆子人称水中小刺猬,但是撕去皮,略腌制一下,以红尖椒炒出来,有江湖了远的韵味。

菱角是水中落花生,嫩有嫩的吃法,老有老的吃法,毋庸赘言。结菱角的梗,其实也是可以吃的,如果是沈从文来品,当会将它定为“格”高的菜品。藕带、芡梗和菱梗,都有江南的灵秀,当可并称水中三逸。

记得三十多年前,母亲采菱梗多在深秋,比“采莲南塘秋”更晚一点。多是在黄昏,暮色四溢时,一身泥浆的母亲回来了,筐子里颤巍巍着湿漉漉的菱梗,泛着淡淡的鱼腥气。母亲将担子歇在院子里时,我们兄妹仨就围坐过来了。严格说来,母亲那不叫采菱梗,而是拽住一根,拉网一般,一根牵连一根,连绵不断地拖上来,半条沟汉都被她拖动了。她未作任何处理,拽一堆揣一堆,直到筐子装满,她便挑回来了。菱叶间常有鱼虾和螺蛳,更多的是菱角,多为青色,可以徒手轻轻剥开,小小的菱米无处躲藏,害羞地缩着身子。它们清甜,微微带涩。

菱叶是不吃的,须摘掉。菱角也不是用来炒的,也须摘掉。我们围坐筐前,说是摘菱梗,毋宁说是游戏。我们一边摘,一边嘻嘻哈哈地提起菱梗,寻找隐藏的菱角,成熟的便吃,瘪的便摘了扔掉。守候一旁的鸡们以为还是吓米螺蛳蚯蚓,一哄而上,你争我啄,终于空欢喜一场,继续集体守候着,端着脖子,颈上的羽毛和喙边的鸡冠,微微地颤动着。

母亲炒菱梗是粗糙的,挥刀切段,待香油炼好,朴刀一扫,菱一段入锅,滋滋的响,母亲挥铲如锹,三下五除二出锅,炒出来只是有点咸味罢了。吃不完的,便用大缸腌制起来,炒出来腌菱梗,软

塌塌,烂兮兮,除了咸味,还有些许臭味。这样的“菱梗菜”,除了摘时的游戏,实在难以勾起期待。

直到有一天,在邻居三奶奶家吃到腌菱梗,我才知道,原来同样的食材,做出来竟会有天壤之别。三奶奶家的腌菱梗是脆的,黄的,微酸,吃起来唇齿生香,舀一勺,可以吃一大碗饭!她家不是用黑黝黝的大缸,而是用玻璃瓶,透过瓶子,可以看到白的是拍碎的蒜子,红的是切碎的辣椒,黄的是姜丝。那一刻我一定是惊异不已的,或许还带着对母亲的失望。三奶奶见状,叹了一口气,说,你妈是自己当男人使啊!她那么能干的人,什么菜学不会做?

母亲老了,闲了,的确学会了更多先前不会做的菜品食品,如炒南瓜瓜,包荠菜饺子,裹粽子等,但母亲一直对菱梗无感。那天,我带回了一把买来的菱梗,给她展示做法。菱梗切小段,蒜子拍碎,姜丝备用,辣椒切丝,烹油,倒入菱段,翻炒,倒入生抽,加蒜子、姜丝、辣椒,翻炒后,小火焖十分钟,中火收汤汁,盛起,香味弥散,不用尝,也知道是好吃的。母亲夹了一筷子,脸上的惊异一定不亚于我当年。这真是菱角菜? 她问。

母亲脸上嵌满了歉疚,说,那些年,你们受苦了。她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你们不该投到我肚子里来。她把今天我们所有不如意的原因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她知道世上没有不受苦的人,但依然想替我们一肩担完。她不知道,她担回的菱梗更像是寓意深远的寓言,那是她的辛苦,却是我们的游戏乐园。当时的我们不知道苦,也不知道幸福。如今回望,对食物的埋怨已经消散,时光过滤后,那里飞扬着我们童年的欢笑,那里弥漫着浓浓的亲情,那派祥和后面,鸟栖于树,牛羊下来,炊烟袅袅升起,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何时,只要抬起头来,依然会呛得我咳出泪来。

博大胆识铁石坚

——读毛泽东纪念鲁迅诗《七绝二首》

□殷修武



“左联”作家冯铿、白莽、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在内的革命青年23人后,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作了一首《七律·无题》诗,即:“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似水照缁衣。”作者以此为例,描写鲁迅先生对革命青年的无限怀念和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同时,表达了毛泽东主席对鲁迅的纪念之意。

毛泽东主席写了一首后,意犹未尽,又想到了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乃是名人荟萃之地,他们忧国忧民,充满爱国热忱。毛泽东想起了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剑南诗稿》,近代民主革命志士、鉴湖女侠秋瑾的《秋风曲》和绝笔“秋风秋雨愁煞人”同鲁迅的“小诗”一样气贯长虹,永留人间。于是在其第二首诗中吟道:“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国忧民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最后一句引用唐代诗人李贺作诗身背锦囊,遇有妙句佳句即书投囊中的典故结尾,收尾平淡,但余味无穷。笔者认为,毛泽东主席的这两首七绝紧紧扣住一个题目,从大处起笔,以“小诗”发兴,以诗吟诗,以诗入诗,层层递进,一气呵成,充分表达了一代伟人与一代文豪鲁迅的心相通、精神相连。此诗或不知读了多少遍,每次读后都有新的收获,真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生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著名作家、诗人鲁迅先生极为推崇。1937年10月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都对鲁迅作了全面高度的评价。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先生,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作为自己的座右铭。1961年,他又以诗的形式来纪念鲁迅,讴歌鲁迅精神。这首二首诗就是载于1986年由胡乔木主持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为纪念鲁迅诞辰80周年而作的七绝二首。“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龙华喋血不眠夜,犹记小诗赋管弦。”这是《七绝二首》中的第一首。首联二句开门见山地赞颂了鲁迅先生在白色恐怖下不怕进攻,不怕压,毫无媚骨,斗志昂扬的硬骨头精神。“刀光剑影任翔旋”中的“任翔旋”三个字,字字千钧,画龙点睛般地表现了鲁迅先生运用手中的笔和杂文,在与国民党反动派黑暗势力的搏斗中挥洒自如、巧妙周旋的胆识、勇气和斗争策略。后两句则以鲁迅的反抗事例进一步印证“任翔旋”的斗争精神。这里指的是1931年2月7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龙华秘密杀害包括

